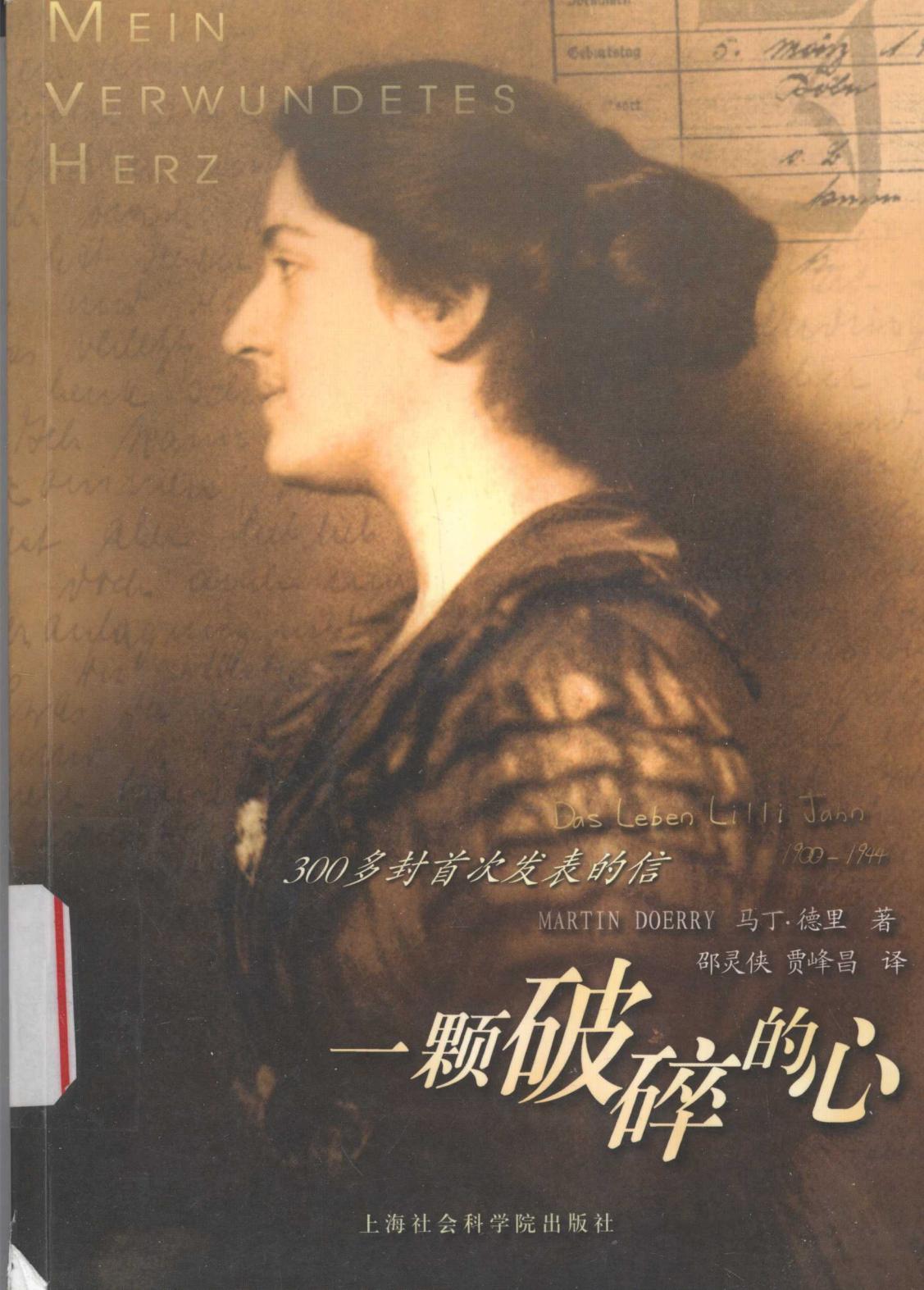


MEIN
VERWUNDETES
HERZ

Geburtsort 5. mein 1.
DOB
A. Z.
Lamim



Das Leben Lilli Jahn
300多封首次发表的信
1900-1944

MARTIN DOERRY 马丁·德里 著
邵灵侠 贾峰昌 译

一颗破碎的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非常经典

MEIN VERWUNDETES HERZ

一颗破碎的心

MARTIN DOERRY 马丁·德里 著
邵灵侠 贾峰昌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颗破碎的心/莉莉·扬的一生;1900~1944/[德]德里著;邵灵侠,贾峰昌译. 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ISBN 7-80681-356-X

I. 破... II. ①德... ②邵... ③贾... III. 传记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9881 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03—556 号

一颗破碎的心

作者:马丁·德里

译者:邵灵侠 贾峰昌

责任编辑:陈侗

封面设计:汤靖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1.37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356-X/I·053 定价:2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莉莉·扬,1918

莉莉·扬出生在科隆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家境优越，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20世纪20年代初，这位富有自我意识的姑娘开始学习医学，并常常流连于剧院和音乐厅，贪婪地吮吸着艺术的养分。其间结识了信仰新教的后来成为其丈夫的恩斯特，常与之讨论文学、艺术和宗教。对于这对恋人的结合，莉莉父母颇有微词，因此他们可以说是在上辈满腹狐疑的眼光中结为伉俪的。婚后，他们搬到卡塞尔附近的伊梦豪森，在那里开了一家夫妻合作的联合诊所。

莉莉·扬共生育了五个孩子。由于当时纳粹极力推行反犹主义，那邪恶的反犹思想也慢慢地渗透进他们平静的生活中，其丈夫不堪外界的压力，于1942年与她离婚。此后，无助的她被纳粹分子逮捕，并被送往劳教集中营，从此她的儿子和四个女儿过着无依无靠的悲惨生活。

幸运的是，几百封家书原封不动地流传了下来，其字里行间流淌着母亲对子女们的思念和关爱，以及孩子们为了家庭的团圆而不懈抗争的坚强信念。莉莉·扬多次成功地把家信从集中营里秘密送出来；而她的孩子们也在不知疲倦地写信，希望通过鸿雁传书把自己的思念和眷恋之情尽早地传递给母亲，并期待全家早日团聚。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和迫害的加剧，局面变得令人难以预料：孩子们在卡塞尔的家在爆炸声中灰飞烟灭；莉莉·扬也于1944年6月惨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一、家首姦黨主員会其邊一景，圖內御姦薛蘭特·林哥于斯，薛斯即猝意人出得一頭不留言退去。才將其同謀知丑匿裏，大嘗難，終里性計時難逃是个老實，且不消說。林哥取其令旨手，于 1943—1945 年間，任營中秉奇明，身登日初當前，隨着母命。

莉莉的命运对于其孙辈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但其故事给他们的感觉却常常是暧昧的，可谓神秘莫测，只能用几句苍白、模糊和朴素的语言来表述：也就是说，祖母莉莉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而且祖父恩斯特在此之前与祖母离了婚，因此，这个犹太女人被纳粹分子无情地投入集中营。

有关莉莉身世的更多细节，她的孩子们并没有向她的孙辈们交代，但如果孙辈们询问有关祖母的身世，莉莉的孩子们也一定会多说几句。然而，这些闻所未闻的心灵伤痛不仅像一块巨石压在莉莉的孩子们身上，而且也像难以述说的阴霾不时笼罩着莉莉的孙辈们。

这种难以言表的伤痛几十年来始终困扰着受难者和肇事者的家庭，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使这些家庭能够直面痛苦的经历和淋漓的鲜血。新生代们勇敢地突破传统桎梏，大胆探讨纳粹的成因和结果，这种反思打破了人们长期的思想禁锢。然而在此之前，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及其亲属都试图用这种“禁锢”来保护自己的情感免遭伤害，这些埋在心中近半个世纪的伤痛仿佛是一剂麻醉药，令人窒息、瘫痪。今天，那些使一切都黯然失色的往事，被抹去岁月的尘埃，成为幸存者们及其亲属难以抚平的痛苦回忆。

莉莉的儿子格哈德于 1998 年 10 月在马尔堡去世。他的去世打破了家族中四姐妹宁静的生活。格哈德·扬生前曾供



一颗破碎的心

职于维利·勃兰特政府内阁，是一位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一度担任联邦司法部长。他死后留下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遗物，令其姐妹们惊诧不已：在多个纸板箱和信封里珍藏着大约250封信件，这些信件都是莉莉的孩子们于1943—1944年写给母亲的，她当时已经被关押在集中营里。

看着这些饱蘸亲情的家书，姐妹们的思绪又回到了那痛苦的岁月，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她们啧啧称奇，因为自己的兄弟默默地将承载着辛酸的信件封存了50多年，而从未向她们提起一个字。

在1999年刚开始的某一天，莉莉的女儿们相约聚会，一起仔细端详这些遗物。她们轮流交替朗读着各自的信件，时而哽咽哭泣，为自己的悲惨遭遇而黯然；时而破涕大笑，为自己纯洁幼稚的童真而开怀。然后，她们又把所有的信件统统放回原处，再次回到现实生活中，尽力尝试着把这些事情遗忘。

然而，这种沉默终于被打破，对往事的回忆终究不可阻挡。伊尔莎出生于1929年，是莉莉的大女儿，她不断地向自己的三个孩子讲述这些遗物的过去；约翰娜是莉莉的二女儿，某一天她把四个孩子召到跟前，向他们讲述莉莉的故事；只有三女儿爱娃，自己觉得不能胜任谈论这些信件，准备待今后条件成熟时再进行一次彻底全面的回忆。多罗特娅在1943年时毕竟只有3岁，因此当时还不会写字。这些出自孩子们稚嫩之手的家书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确实难能可贵，不亚于一个小小的奇迹。莉莉在1944年3月被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成功地把孩子们的这些家书从卡塞尔附近的布莱特瑙劳教营中偷运出来，此举很可能是



由一位女看守施以援手。因为莉莉本人在当时也同样给她的孩子们写了大量的秘密信件。正因为出现了这一戏剧性的过程,才使后人能够解读 1943—1944 年秋天和冬天那一段完整的生活画卷。

埃尔莎的儿子,即这些小短文的提供者,一开始只接受了为家族整理、复制这些来往信件的任务,但不久他就提出了关于此事的一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明白的是:在 1942 年时,恩斯特·扬为何要与莉莉分手?他本人是知道,他这样做肯定会把他的犹太妻子推向死亡陷阱,还是他当时还不知道其中的严重后果?

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先前的发展过程也就意义重大:莉莉与新教教徒的婚姻是如何发生的?她丈夫在纳粹执政后的最初几年里是如何表现的?

进一步的求证和调查又发现了其他一些信件。姐妹中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拥有其母亲的一些遗物或者信件,而其他人则对此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最后又有 300 多封其他信件被找到,这些信件多数是莉莉在 1918—1944 年间写的。所有这些信件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描述了莉莉及其孩子们所受到的日益严重的屈辱、孤独和迫害。

现在提出了一个是否公开发表这些信件的问题,即向公众公开莉莉写自布莱特瑙的信件。对此,格哈德·扬在其有生之年始终持反对意见,并对这种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当然,这种“公开”通常也是被禁止的。他极力反对公开发表这些信件的动机是什么?他是否考虑到自己的旧伤疤会被重新揭开?莉莉的女儿们最初也不愿意向外人袒露其母亲过去痛苦的往事,她们担心个人的隐私被曝光,多年埋藏在心灵深处



一颗破碎的心

的感情和回忆被“大屠杀”的时代精神洗劫一空。那么,为什么现在还要讲述莉莉的故事呢?道理非常简单:出自纳粹时代的每一个鲜为人知的生平和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资料都能够吸引一大批新读者,这对于提高现代政治文化和今后几代人的历史觉悟来说,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这里还有一个并非简单的问题:大部分,甚至几乎所有的自传都必然讲述了幸存者的故事。不管是普里莫·莱维、维克多·克莱姆普尔,或者路特·克吕格——这些作家总是从幸存者的角度出发来描述恐惧与痛苦。谁如果仔细地阅读他们的著作,肯定会从少量幸存者的痛苦回忆中认识到那 600 万罹难者的不幸遭遇。很显然,这些传记缺少了大屠杀死难者的亲身体会和感触。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但是,在文学传统体裁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当属辛德勒的模式:从极度的艰难困苦中冒险拯救生命。大多数人赞成把这些回忆叠加成一种离奇、扭曲的总结:它描绘了一种大多数人最终都逃脱了恐怖统治的图像。

莉莉没能逃脱这种恐怖的统治,其实她的命运仅仅是几百万人命运的缩影。在每一个大屠杀罹难者的背后,多多少少都隐藏着一个独特的人生故事。如果谁想知道 1933 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请拜读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书中这样写道:他必须“阅读传记,而且不仅仅是阅读政治家的传记,那些珍贵的、不知名的私人回忆录也应该涉猎”。从这个意义上讲,莉莉·扬的传记叙述了一段个人的经历:反映了一位犹太女医生的生活画卷。她是德国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时代见证人,是一



位思想解放、办事果断的女性；是一位热衷自己的职业、具有慈母般心肠的好母亲；也是一位在文学和艺术上具有一定造诣的知识分子，曾与其朋友们一起探讨哲学和神学。莉莉是一位热情奔放、充满激情的女性，她对丈夫真挚的爱情，使她成为感情的牺牲品，并因此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由同音里字
长并同样是医生的恩斯特·扬，在灵魂深处与这位年轻快乐的夫人并不相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非常热衷于跳舞和弹钢琴，满怀激情地参加音乐会，光顾艺术品展览。只是因为与恩斯特的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纳粹分子的迫害，给她的心灵深处带来无比的忧郁。今天的每一段回忆都无不展现其身上那郁闷、茫然的心理特征。分部分，舞界离别不群不群，舞界
从眼莉莉的命运与集中营里许多难友的命运相似。被德国同化的普通犹太人的生活在 20 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间里一直处于郁郁寡欢之中，后来通过对大屠杀的了解，则更加重了这种忧郁的程度。尽管反犹主义思潮浊浪排空，但大多数德国犹太人直到 1933 年还是能够像非犹太人一样过着平静、安逸甚至是幸福的生活。向来好支派自首降，支脉：最害怕事
纳粹政权上台后，莉莉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其外表和行为举止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她失去了自我意识和生活乐趣。莉莉似乎在一个晚上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女人。她觉得整个社会仿佛都在与之作对，因此躲避每一位陌生人，拒绝离开自己的家——直到她最终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庭，紧接着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送往劳教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里接受强迫劳动，最后被运送到奥斯维辛。孩子们见证了母亲在纳粹统治下深受痛苦、折磨和屈辱的经历，内心无比愤懑，并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无声的抗



一颗破碎的心

议：如潮水般的信件寄给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母亲，为早日获得母爱而不懈抗争。通过鸿雁传书，孩子们能够继续“聆听”母亲对家庭事务的意见，并积极予以采纳。在写给母亲的信件中，他们向母亲详尽地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同时在字里行间也表达了对母亲的眷恋和苦闷之情。
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的德国，莉莉与众多的受害者一样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而且她的孩子们也深受其苦，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与其他几百万德国人一样，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他们在所谓的祖国前线遭遇了恐怖的煎熬。孩子们在防空地下室里由于恐惧而颤栗——防空掩体被摧毁，他们不得不撤离躲避。格哈德被强征为预备役炮兵，随时准备把来犯之“敌”从空中打下来；伊尔莎和约翰娜被安排从事救灾工作，以便帮助那些炸弹受害者。
这些也都构成了莉莉故事的一部分。孩子们写信给母亲，其内容主要是自己平时生活工作的情况，包括为战争服务的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经历，以及自己离开母亲也能够独立处事的情景。相反，莉莉自己还反过来向孩子们求助，以摆脱窘境：当她感到饥饿时——孩子们则设法搞到各种各样的食物，并邮寄到监狱里；当她感到寒冷时——孩子们则拿出衣物到邮局去寄；当她认为需要在盖世太保那里求情时——孩子们则催逼父亲去游说；当她最后认为可能被暂时释放，需要一张来回车票时——孩子们也确实让她得到了 20 个旧德国马克。
所有的这一切行动，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没有一件是秘密行为。当莉莉被关押在布莱特瑙集中营时，孩子们没有受到她的影响，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活动自由度。他们起初在卡塞尔生活，然后搬到其父亲在伊梦豪森小城的旧宅，



一直到长大成人。尽管没有几百个,但还是有许多朋友、熟人和邻居因此知道了莉莉的遭遇,其中确实也有一些人表示了由衷的同情。然而,就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已经熟视无睹,容忍甚至已经习惯了这种恐怖统治。所有人都知道——但却无人愿意出面干预或者抗议这种对生命惨无人道的摧残。

这种鸿雁传书的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战争中的人们的冷漠这一社会现象,俨然是一部教育后人的生动剧本。它阐述了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些后果也可以暴露所有普通人的弱点,譬如在一种极权制度里人性的胆怯懦弱或者自私自利,但同时也表现了无私的亲情、胆识和刚直不阿——这些才是人性的本质特征和道德规范,这些特征和规范也能够在这么一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得以淋漓尽致地演绎和张扬。

作者多半是基于编年史的视角,将这些结局和阐述以传记的文学体裁毫无保留地传递给读者,并且只在那些读者难以理解这些信件的地方加以进一步的诠释,这对于全面理解传记的内容大有裨益,因为大量具有说服力的素材肯定有利于编撰一种传统的传记。仅仅是出于对真实可靠、没有夸张的——莉莉与孩子们之间感人肺腑的信件的尊重和崇敬,促使作者对这些信件特别加以重视,并尽力保持原貌地拷贝。

首先,莉莉的信件往往被收件人看作是宝贵的纪念品,迄今还一直珍藏着。莉莉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在普通市民的传统意识中长大,这种有抱负的信件文化也属于这种传统的范畴。在莉莉父母亲的科隆家中,早就拥有一部电话,但它只是充当传达简短信息的通讯工具,没完没了地煲电话粥只是一种奢望。由于通讯技术上的限制,这种没完没了的交谈还不能成为一种消遣方式。



一颗破碎的心

因此，莉莉出自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念，首先是给其男朋友，即后来的丈夫写信，然后是给朋友们，最后是给孩子们写信。而且由于莉莉把那些擅长写信的女作家，譬如赖黑尔·法恩哈根或者卡罗琳娜·舍林作为自己追求的榜样，所以她也用一种独特的创作激情来书写信函。莉莉在信中不仅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同时也讲述她的真实感受和情感世界，甚至涉猎有关哲学、政治等问题。而且她还把自己的这种爱好传授给孩子们，这些尤其能够从伊尔莎和约翰娜的信件中反映出来：她们通过与母亲之间频繁的信件往来，培养和提高了自己的观察辨别能力和自我意识。

莉莉到底是否会赞同将这些纯属个人隐私的私人信函公开出版发行呢？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在已无从征求莉莉的意见。但是，如果莉莉的命运向另一种更好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她或许会独立地对这些信件的处置做出抉择。现在，在其死后 50 多年，这一抉择便义不容辞地留给其后裔们。随着该传记的出版，莉莉的后代将承载一种特别的责任感。但是，现在重新演绎这个个人悲剧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至少在第一眼上是这样的。



序言	1
一个生活在科隆的犹太家庭	
我们纵情欢乐的一个象征	
181 莉莉父母的家及其童年和青年时代	3
我们应该成为什么,阿玛德?	
181 恋爱的幸福和爱情的苦恼	11
请你理解,我到底是谁?	
三位一体:医生、妻子和母亲	24
水还是这么深啊!	
181 莉莉的父母亲极力阻止其与恩斯特的婚姻	41
一种非理性的狂热和浮躁	
181 一场由犹太教经师祝福的婚礼	53
在伊梦豪森的悲惨岁月	
你对我那感人至深的忧虑	
181 年轻的家庭	63
我们经历了令人震惊的事件	
181 纳粹分子上台执政	70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181 莉莉与其家庭被隔离	78



一颗破碎的心

犹太人祖母

- 对莉莉堂姐奥尔加的一场纪念活动 96
爱,永无止境
 莉莉与恩斯特的婚姻破裂 106
 无尽的孤独和寂寞
 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咫尺天涯 128

被驱逐到卡塞尔

离别是那样的艰难

- 莉莉与她的孩子们被驱逐出伊梦豪森 157
深陷一种新的危险政治漩涡
 被盖世太保逮捕 162

在劳教集中营布莱特瑙

些许面包和一点盐

- 在“教养院”里的饥饿和寒冷 171
日趋强烈的思念
 莉莉秘密写给孩子们的信件 187
小汉斯害怕了

 空战日益迫近 210

与生命赛跑

-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空袭 233
小母亲,生活有时是那么的艰难
 一个由孩子支撑的家庭 245
你们必须小心谨慎
 莉莉正筹划一次秘密相会 257

目 录



一件粗布囚衣,一双木拖鞋	
在劳动改造营探望母亲	270
不要哭得那么伤心	
1943—1944年岁序更新之际	288
假如你能重回我们身边	
孩子们期待着莉莉的消息	297
请尽快救我出狱!	
恩斯特向盖世太保书面申请了吗?	316
 奥斯维辛的死亡	
我依然勇敢面对一切	
流放到东部	331
我的心伴随着你们	
在集中营的最后几个月	335
结束语	340
附件	343
答谢词	345

一个生活在科隆的犹太家庭